論語徵集覽

五

西軒藏書
長遂軍平印

服部文庫
イ17
249
5

117
249
5

新安曰晏子之言見於逸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昌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緊之吾為曰幸名甫節士矣七

西軒藤長平遠塾
軍書閣

論語徵集覽卷之五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公冶長第五

新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古 孔安國曰冶長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縲纍也所以拘罪人王肅曰南容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

新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縲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纍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心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當陷於縲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人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兄嫁女必量其壻而求可免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古義 公冶長孔子弟子縲黑索拘纍罪人長蓋以枉濫被繫故云然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言有此德故又能免禍於亂世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然以其可免於亂世而妻之正見夫子之取人惟是之從不拘于一也蓋編論語者併錄二子之事以明聖人之權度變化無方學者之所當盡心也

徵 聖人視其兄之子猶己之子也公冶長南容相等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雖未免於刑戮猶免也聖人之愛其子至矣然其擇壻止於是耳豈

曾子曰見泰伯篇

微言徐徵絃曰一在縲紲之中一免於刑戮於此可識二子之高下

以爲奇貨可居而藉以爲榮乎後人以爲有優劣者非也南容數見於論語而公冶長不復見焉千載之下豈容以此知其優劣乎按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吾知免夫小子左傳多以全首領獲終於牖下爲願中庸贊孔子引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皆古之法言蓋古之代王世嗣諸侯世嗣士大夫之子爲士大夫農工賈之子爲農工賈貴賤分定也故人皆以免於刑戮全其首領爲至焉秦漢以後始嚚然人皆願爲三公王澤斬故也故後儒於聖人擇壻意率多鑿耳或謂南容免於刑戮與公冶長非其罪也適相當而多不廢一言則優於長耳長有縲紲之事故夫子斷非其罪也業非顯者何必論其不廢哉託女子於人以終其身其人能免刑戮則父母之願足矣雖聖人亦爾聖人所以異於常人者無奇貨可居藉以爲榮之心爾無藏無否婦人之德故程子所謂量才求配亦非古義也學者察諸程子又曰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此事誠然雖然聖人之道豈絕無避嫌

之事乎○傳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又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自陋儒傳柳下惠嫗女子之事而唯問其心○不問其禮以此爲高者衆矣則或將藉口程子也○故詳之爾○南容家語南宮縚字子容○王肅從之○世本亦同○史記名括○孟傳名說○鄭玄作閱○未知孰是○皇侃疏范甯曰○公冶長名芝字子長○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古 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新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若人猶言若此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也○此贊賢師友薰陶之益甚大也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凡師友厚之至也○

古義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若人猶言若此人也言有君子之德哉若此人也若魯無君子者斯人安得取斯德以成其德也此贊賢師友薰陶之益甚大也夫子之取人每不稱其賢美而深稱其好學若言顏子是也今於子賤先美其德而後專歸之於師友薰陶之功益生質之美有限而學問之功無窮苟資之於師輔之於友以取其善則何學不可至何德不可成哉後世無實好學者故聒下問遠善友學問之功終不能以一車薪之火也而曰學無益不亦誤哉吁

徵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仁齋先生曰○贊賢師友

說苑政理篇

舜之無爲衛靈公篇
舜之大智中庸

薰陶之益甚大也○勝朱註甚○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是子賤之於學於政○皆以能取諸人聞也○舜之無爲○任人也○舜之大智○好問好察邇言也○孔子謂其君子哉○以此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古 孔安國曰言女器用之人○包氏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之貴重而華美者

新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瑚璉簠簋器之貴重而非常用者言子貢之材不可常用也○朱氏曰子貢見孔子以貴者歟

古義 器者必備而不可無也○瑚璉宗廟盛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之貴重而非常用者言子貢之材之美可貴而不可常用也○朱氏曰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瑚璉簠簋器之貴重而不可常用者也未耜陶冶雖非貴重之器而常用不可闕者也夫子以子貢之材不比之於彼而比之於此其戒之深矣簠未耜陶冶之爲器戶戶皆有人雖不知貴重之而民生常用不可闕焉若聖人之德是也叔孫武叔曰子貢賢於仲尼子禽謂子貢曰仲尼豈賢於子乎豈非知尚瑚璉之華而不知耒耜陶冶之爲民生常用不可闕之器耶簠簋賢人之材可見而聖人之德不可知也

欒肇晉人作論語駁三卷論語釋疑十卷

許行見孟子滕文公篇

樊遲請學農圃子路篇

徵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器包咸鄭玄之解論語賈逵服虔杜預之解左傳皆云夏曰瑚欒肇以爲未詳然明堂位古矣朱註云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仁齋先生曰器之貴重而非常用者因謂孔子不比諸耒耜陶冶常用者以戒子貢深也夫天下不可無民猶如耒耜陶冶常用不可一日闕也孔子而以陶冶耒耜爲則許行豈非乎哉樊遲之請學農圃孔子何謂之小人哉仁齋務欲出奇而不知其畔道遠矣古

周禮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者成德六焉聖居其一太宗伯之器也瑚璉其是

之謂邪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古 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

新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禦當也猶應荅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荅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巧言學而篇
剛毅子路篇

恒 諱

古義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佚口才也、時俗以佚爲賢、故美仲弓優於德、而病短於才也」禦猶抵當、給辨也、言佚人所以抵當於人者、但隨口取辨而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佚乃非所以病仲弓也」愛人者、人亦愛之、仁之所以爲美德也、若屢憎於人、正見佚之爲凶德也、夫子戒之宜矣、當時實德日病、謏風日盛、人徒知重佚而不知重仁、故夫子言此、以深明不可用佚之意或曰、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而夫子不許其仁者、何哉、曰、仁實德也、慈愛之德、充實於中、而無一毫殘忍刻薄之心、其利澤恩惠、遠被于天下後世、而後謂之仁、所以雖仲弓之賢、夫子猶不與之也

徵 仲弓爲人、蓋慈惠而短於言、故時人仁之、朱子曰重厚簡默、此自其所見耳、豈然乎、夫以慈惠爲仁、世人所皆知、放諸它書可見也、時人貴佚、每欲仁之兼佚、以爲全材、觀於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於仁、佚每並舉、可知已、蓋能言者不能爲、能爲者不能言、自然之符也、故孔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故孔子喜仲弓之不佚已、它日又曰、雍也可使南面、謂其仁也、是其進德非曩者之仲弓矣、朱子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是自理學之見耳、凡其德可以安民者、皆謂之仁、但孔子主學、學也者學先王之道也、故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而後許其仁、是仁所以難其人也、

孔子曰顏淵篇
又曰雍也篇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古 孔安國曰開弟子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新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佗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古義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開言吾於斯仕進之道未能無疑益欲學成而後仕其心未以自足也故夫子善其篤志而悅之學者之於仕進雖其材未充然親戚責之朋友推之則未必不出仕況如開之學聖人使之仕則其材必可用而猶未肯之則其不自爲足而所以求之者可謂至深矣此雖賢哲之細事實學者之所難故聖人深悅之也

徵 吾斯之未能信。古註。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咬習。豈有所謂仕進之道乎。朱註。斯指此理而言。理學家之言也。孔子時豈有之乎。蓋吾學之可以從政。吾自信之。而後可以仕。開未自信。故云爾。孔子之勸仕。以其材可以從政也。孔子之悅之。以其志大而不欲小試也。朱註。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豈其然乎。聖人之所知者。其材也。所不能知者。其志也。如三子言志。或以兵賦或以足民或以賓客之禮。則志如其材。至於曾點。亦其志不欲小試也。後世變化氣質之說興。而聖人官人各其材

之義泯焉。故於此章之旨。漫然不會其意耳。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古 馬融曰桴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孔安國曰喜與己俱行」鄭玄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

新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嚮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集義 桴筏也」子路欲從夫子而行故言好勇過我也」鄭氏曰無所取材言無所取於桴材也蓋子路有濟物之材故戲之耳猶戲子游割雞焉用牛刀之意此與欲居九夷章同意蓋夫

易需卦

之素志也當時君臣驕天下無所之往故欲乘桴浮海化島夷之民以爲禮義之俗聖人以四海爲一家之心於此可見矣子路好勇故欲從夫子而行無所顧慮夫子因戲之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有具於己而後可以濟人子路之德未及于此則雖欲乘桴浮于海徒爾無益故美其好勇而進其所未及也

徵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此孔子之微言也易曰利涉大川謂涉艱難也而海之難涉非復大川之比蓋孔子所言其事之至難廼非獨力所能濟而所可與共者又難其人唯子路好勇故假設云爾非實許子路也子路不解假設之意喜其言與己共行故孔子又曰由也好勇過我是

廋無可慮者。祗恐其無所取材。欲從而卒不能從耳。蓋言興大事涉艱難。非勇之所獨能。亦必有其具。廋可爲也。無經濟之材則不能也。朱子材訓裁。其不解微言。亦猶子路歟。宜其無所解於詩也且取字不明。謬矣。何註一說財哉同。恐非。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新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有無故以不知告之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稱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古義仁實德也故雖子路之才猶難必其有所以夫子以不知告之朱氏曰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三子之材自他人觀之皆足以稱仁者然夫子不許之者蓋學有實材有實德孔門固貴乎實材而至於實德尤難其人故夫子於三子皆許其材之可用而一無以仁許之者若管仲雖非有實德者而素有濟天下之志又能成濟天下之功故夫子亦稱其仁至

於三子則未可預期其功又不見其慈愛之德全有於已故皆以不知答之」論曰世之務詞章記誦者多驚於空文而不知成德達材夫有實德而後之資若夫既無實材而可得而施有實材而後詞章記誦亦無實德之可觀亦得爲吾雖議論可聞文章可觀皆無益之瑣事焉耳三子之爲人雖未可知其仁而其所自期者既如此夫子之所許者亦如此則雖未至有實德而亦可謂有實材者矣古人之學隨而可知矣

徵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此孔子許三子者與三子自言其志同也非唯聖人能知人而三子亦自知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古 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包氏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新 愈勝也一數之終十數之始二者一之對也顏氏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與許也○胡氏曰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古義 愈勝也子貢方人夫子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如何聞一事而知十事蓋推類之所極而言也聞一知二謂因此而知彼胡氏曰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

家語在厄篇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才也」與許也言女固弗如回然吾又與女所謂弗如之言蓋有合於夫子謙己服人之心故既然之又重許之也」此見服人之善固難而服人之善最難既知人之善而又不難於自屈天下之至難也子貢於是知其進德之深也人惟以穎悟觀子貢者未也

徹吾與女弗如也○中間不句斷○孔子自言己亦不如也○亦願爲其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亦喜子貢自知之明○且先王之道○散在天下○孔子無常師○訪求四方○迺集於我○可謂艱矣○而顏子得之於孔子○不須搜求○其聰明又如此○過此以往○殆不可測矣○故孔子自言不如者○要之將來也○古註慰子貢○非是○朱註與訓許○女下句斷○本諸秦道賓○不知聖人之心也○且昧乎文辭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古孔安國曰宰予弟子宰我」包氏曰朽腐也雕琢畫」王肅曰杇鏝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孔安國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孔安國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

新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

皇疏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古義 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是深責之也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夫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前之失乃所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我之人之誠自當如此聽言觀行觀人之法亦當如此二者並行而不相害初非聽其言而全信其行也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也益聖人之心猶造化之於隨物賦形或培或覆各因其材其言於予改是者適因宰我之事而發耳

公羊傳僖二年曰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晉語曰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

檀弓語家語曲禮篇作康子晝居內寢孔子云云可備一證

左傳宣二年

徵 宰予晝寢古來以爲晝寢非也古有寢不寐之文寢謂夜臥也然寢非臥也諸侯有正寢燕寢士唯有寢今之內堂也夜則臥于此故謂夜臥爲寢也宰予晝寢晝處于寢也晝處于寢蓋有不可言者焉故孔子深責之檀弓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吊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左傳載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是晝寐豈可深責之乎後世儒者

聚童子講習。督其勤惰。妄意以謂孔子之責宰我。亦猶我也。故爲此解耳。皇侃本。朽作圬。王肅曰。朽泥也。

鏝也。皇本亦作圬。侃釋之曰。圬墁之使之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古 包氏曰申棖魯人孔安國曰慾多情慾

新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撓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

書皐陶謨

未言六蔽陽貨篇

古 剛堅強不屈之意申棖弟子姓名孔氏曰慾多情欲蓋夫子發其隱微而明棖之不可得剛之由人多情慾則於一切世味着戀不忘而於義所當爲邊巡畏縮欲進不能此慾之所以不得爲剛也孟子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蓋多情慾則不慊于心不慊于心則不能剛其勢然也世俗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者爲剛而負氣好勝悻悻自好者亦以剛自居殊不知寬裕温柔以道義自勝者而勝者而後可以爲眞剛者也

徹 剛者。邢昺曰。謂質直而理者。朱子曰。剛。堅強不屈之意。仁齋先生曰。寬裕温柔以道義自勝者。而後可以爲眞剛者也。按書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直剛強各殊也。又孔子語子路六言六蔽曰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直勇剛各殊也。中庸北方之強。南方之強。謂勇。則強即勇也。邢昺以直解剛。朱子以強解剛。皆非矣。仁齋先生誤援中庸南方之強者。亦沿朱子之誤耳。大氐勇與怯對。以心不懼言。強與弱對。以力不屈撓言。故強勇一類。故非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不足爲強勇之至也。剛與柔對。以其質果烈言。既曰溫柔。烏得以爲剛乎。辟諸物。金剛木柔。而木有強

有弱。火剛水柔。水似弱實強。然不得以水爲剛矣。是字義各有攸當也。至於直則以不曲言。烏得混乎。孔安國曰。慾多情慾。易所謂懲忿窒慾。亦謂怒與色也。蓋剛之爲德。果烈。物莫能干之。至於惑色則有時乎失其剛果。故曰焉得剛。朱註。慾多嗜慾也。又曰。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是其天理人欲之說。果其說之是乎。則非聖人未足以爲剛也。然未聞以聖人爲剛者矣。大氐理學者流任口言其理。莫有不可言者。而名於是乎紊焉。豈非堅白之論乎。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古 馬融曰加陵也」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新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也

古義 加諸我加諸人猶曰施諸己施於人也」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而子貢曰我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此仁者之所病而子貢以此自期夫子所以抑之也蓋學貴乎副實而嫌乎馳向聰明者其論每過高而實不相副子貢之病正坐此耳學者不及猶恐失之伯王使者不曰欲無過而曰欲寡其過夫子稱之曰使乎使乎子貢曰吾亦欲無加諸人則是有自居其位之弊而無深求進益之意其抑之者蓋進之也

徂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言能化其人使不爲非義之事也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前篇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謂非義相干爲加是古言也蓋言人以非義之事加諸己是已心之所不欲也吾則欲使其人無加非義之事於他人也自彼視己己亦他人故孔安國變人爲己以明其義耳本文人我相對而下吾字不對人而言其所以變文可以見已

楊升庵外集經說部曰吾我一也古人互用之于文取其便誦讀耳無二義也左傳云云莊子云云

楊升庵謂吾我無二義者非矣所引左傳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懼我謀以協我及我爲吾家我食吾言莊子吾喪我及吾無糧我無食皆有差別也子貢知者其心謂吾能制止其人使無爲非義然子貢或能爲其一二豈能皆然乎且其用心如此必用知計流於譎詐以至於失已故孔子以非爾所及而遏之耳宋儒不識古文辭以謂此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一意但彼曰勿此曰無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爲仁恕之別孔子語子貢以恕而仁非所及故孔子云爾妄哉

古者勿無通用孰爲自然孰爲禁止且子貢不曰無之而曰欲無與孔子所語者何別乎可謂不能讀論語已又可謂不能讀古註已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古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新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禍 常下此二者

古義 文章指禮樂典籍而言其事著明皆可得而聞也性者人之生質皆可以進道天道者福善淫之常不可以知解而得聞也夫子之教人也其禮樂文章粲然著明皆可得而聞也唯其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焉蓋聖人之心篤于好善故其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言天道曰天生德於我桓魋其如予何然驗之于人事則疑乎人性之不能皆以進于善而天道之不必佑善人也蓋有非信道好德之至不能輒信者矣此子貢之所以爲不可得而聞也論曰聖人之道因人以爲教故其所謂性所謂天道皆世之所謂性與天道而本非有深昧隱微不易領解者也而子貢以爲不可得而聞者何哉蓋人徒知昏明強弱人性之秉彝好是懿德故人皆可以進善也徒知吉凶禍福天道之常而不知皇天無親惟善是親故天必佑善人也蓋其好善之不至故每致疑乎此子貢之德不及聖人故亦以夫子之言爲不可得而聞也其唯聖人乎其心一於善而視蓋天蓋地莫非斯善也故知人之皆可進善

而天之必佑善人也此夫子之所以爲聖人也及後世學騖高遠求道虛玄乃謂性天之理非領悟之人不能輒解子貢學究精微而後始措詞如此豈其然哉聖人所謂性與天道皆後世所謂氣者而未嘗就理而言不可以此求之也必矣

徵 夫子之文章謂禮樂也孔子雖聖人不得位不得作禮樂然如語顏淵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及散見戴記者亦頗有論四代禮樂者則雖其所罕言猶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者今雖弗傳然如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一段蓋其緒言子貢僅一聞之而深喜之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朱註以可得而聞也爲學者所共聞仁齋以

不可得而聞也。爲絶口不言。皆可謂昧乎文辭已。
朱註。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殊不知聖人之文章豈止是乎。可得而聞。本喜聞之辭。威儀文辭而豈喜聞乎。故又有以爲非聞見之聞者。古書如聞道也晩之類。謂聞而得之。誠非淺言之者。然此乃高妙之說。流於老佛矣。又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仁齋先生辨之盡矣。皇侃本。不可得而聞也下有已矣二字。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古 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新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古義 前所聞者。雖既行之然於心有所未滿則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子路好勇果於行善門人自以爲弗及。故編者記之。以爲學者之模範也。○張氏栻曰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

徵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是門人之言。曰唯恐者。門人之心。勞之也。以形子路之賢也。古文辭之妙如此。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古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孔安國曰敏者謚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

新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文子使太叔疾娶文子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弟遺室孔圉奪其妻而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古義孔文子衛大夫名圉文其謚也文者謚之至美者而圉之爲人多恥下問文子有如是之美故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人之所難而進善之機甚速雖以文子之得謚爲文也不可復加然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人之所難而進善之機甚速雖以文子之爲人而有如是之美則其得謚爲文不可謂不宜也夫子不沒人之善而其有所譽者必有所試則文子之賢可從而知矣且文子能治賓客而衛靈無道得賴以不喪則夫子之言非溢美亦可知矣左氏所記文子之事恐未必然

左傳哀十一年有君子言焉以爲多文辭數其事而稱之者孔子之言非其實也文子豈能如此哉蓋孔子因其事而言之凡評論則有味若直載則覺平淡

徵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雖一行之美亦可以爲致聖賢之德故古昔立謚法亦以爲文聖人開人善路者如此孔子稱之聖人不沒人之善者如此蓋左傳所載孔文子之事不美故子貢疑其行謚不副仁齋先生遂疑左傳所記恐未必然也可謂不識聖人之道已亦不識聖人之心已且子貢既已疑之則左氏不可疑矣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古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大抵聖人亦隨其善者而行之不容有意存乎其間故曰仁者無敵解曰聖人故能盡其善而無意必固我之偏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夫孰適之君我則當近而學且要有新之也

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貴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古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推賢讓能不矜其能執君之事愼而不怠生養其民惠而有恩使之以義不狥其欲君子之道謂萬世通行之道也行己以恭爲要事上以敬爲主養民以惠爲本使民以義爲則苟有此四者則可以治天下豈止鄭國子產雖爲春秋賢大夫然人未知其有君子之道故夫子表而出之論曰稱君子之道與稱聖人之道甚別聖人之道者以其極而言君子之道者以平正中庸萬世通行之法而言若中庸所說諸章是也但費隱一章說者以高遠隱微之理解之失伀者之意甚矣

徵左傳曰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是可以見其恭也又曰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是可以見其敬也又曰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

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可以見其惠與義也。鄭介晉楚。子產相之。能以禮免。子產之功也。而孔子不稱。豈猶有不足於君子歟。

敬下久則現久而玩 嬰下平其諡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古 周生烈曰。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夫晏姓平諡名嬰

新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陳氏櫟曰。常人之交初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古義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所以爲則敬。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所以爲善交也。論曰。中庸者。天下之至難也。蓋不在於行天下難行之事。而乃在於能行平常易行之事。始終不衰。故曰中庸不可能也。苟知此。則識晏子之行。不可及也。

徵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皇侃本。久而作久而人敬之。其疏曰。此善交之驗也。交久而人愈敬之也。邢昺本無人字。非矣。蓋久而平仲敬之。豈可謂之善與人交乎。久而人敬之。而後善交之驗見矣。此蓋平仲孔子所素知。偶記其一善以稱之。以平仲爲先輩。故稱此而使人則之也。非以槩其人也。不與上章論子產一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古 包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包氏曰。節者。枅也。刻鏤爲山。棁者。梁上楹画爲藻文。言其奢侈。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之爲知。

左傳仲尼以文仲三不仁 臧文仲三不知也

居猶藏

新 藏文仲魯大夫藏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棁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棁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棁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古義 藏文仲魯大夫藏孫氏名辰蔡大龜也謂築室以藏蔡節柱頭斗拱藻水草名棁梁上短柱言刻山於節畫藻於棁也朱氏曰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蔡氏淸曰文仲居蔡其崇重如此則是一心倚著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既重於此必輕於彼而人道所當然必在所略此豈智者所爲乎

徵 居蔡如居貨居室廢居之居謂實蔡也朱註猶藏也以爲藏龜之室與下山節藻棁相粘

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家語稱藻雕平對字句云藏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名未知何據山節藻棁古註以爲二事云居蔡與山節藻棁按明堂位天子之廟飾也節藻棁言其奢侈今按二事皆僭也朱註以爲一事謂藏龜之室山節藻棁是不識居字也又以爲山節藻棁不關不知之事故連諸居蔡以解之殊不知孔子所謂不知乃謂不知禮也且古者著龜皆藏諸宗廟故別無藏龜之室何者王者受命於

莊子秋水篇

天與祖宗祀祖宗配之天一之也故國有大事謀諸鬼神謂祖宗之神也鬼神不言以卜筮告之也故禮運曰先王秉蓍龍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明其在宗廟也故著龜蓋鬼神之紹介也若不問諸宗廟而問諸著龜則先王可謂不知本已故知山節藻棁非藏龜之室也朱子不知禮故其筮儀曰爲著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央安著于其上焚香讀祝而筮之是以著爲神也著龜雖靈稟命於物先王之道豈若是其亂乎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古 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於菟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孔安國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新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

知有其身其患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猶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古義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子張以子文忠於其身而忠於國故疑其仁夫子以其未必出於至誠惻怛之心又無利澤及物之功故但許其忠而不許其仁也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四十匹也違去也子張以文子潔身去亂而不許其仁也○按春秋傳崔杼弑君之後文子屢見有仁心仁聞然民不被其澤謂之徒善以其不爲仁也二子既無慈愛惻怛之德又不見有利澤恩惠遠及於物故夫子俱不許其仁蓋以德行之謂之仁以力勉之謂之節若二子之忠清可謂之節不可謂之仁何者無其德也若使仁人爲之固可謂之仁豈止忠與清哉

徵 以仁爲慈愛○世所皆知也獨孔子以依於仁教其門人及欲仁斯仁至之類皆非慈愛之謂也故子張疑之○思求其人質諸孔子○令尹子文○喜怒不

形物我無間有似盛德之士延宋儒所謂天理之公無人欲之私者陳文子亦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之者長人安民之德其心固在安天下之民而其所爲亦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所疑如此蓋仁者已文子之潔身而無欲制行雖高止於淑身未見其可以安天下之民者故孔子不許之宋儒求之而不得其解旁引二子它行事以論之可謂窮矣殊不知二子非古人孔子特據子張所稱者斷之豈及其它行事乎延平先生當

於理而無私心豈足以爲仁乎仁齋先生以出於至誠惻怛之心論之可謂刻矣夫孔子之於二子於三仁或在它邦或在上世既不見其人何以能知其出於至誠惻怛哉且其說皆至於管仲而窮矣可謂臆說已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古 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

新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魯而求遺愛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宜公薨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

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之宣公長而屬諸襄仲一欲立之見弒奔邾使召惠伯惠伯不聽襄仲一欲立之見弒奔邾使召惠伯惠伯不聽襄仲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使仲殺惡及子又視其弟宣公元年夏文子如齊

納賄以請會々於平州地以定公位

黃氏說見升庵文集四書類及代醉編今按皇疏李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愼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臧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黃氏以前已有此說學而不思爲政篇又曰見衛靈公篇書曰堯典又曰洪範孟子告子篇又曰離婁篇

賂焉。豈非穫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古義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者譏其必限三思而後行之非謂再則已審也此譏季文子爲魯國卿不知爲政之體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弗思則不得思之有益于事也固大矣然爲政莫善於明決果斷莫不善於優游不決故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夫事之千條萬緒固有不待一思而得者矣或有千思萬想而猶難決者矣而季文子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則是徒爾思惟不知決斷夫子之所以譏之也

徵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是或季文子自言而劉人誦之者故曰子聞之也再斯可矣是孔子斷其妄已言季文子惡能三思苟能再思斯可矣黃東發爲是鄭重曰不必乃三思此言文子既能舉事寡過則但再思之斯亦爲可也文例不合難可從矣

穫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朱子曰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是自宋儒之見矣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皆勸學之言且其所謂學豈窮理之謂乎書曰欽明文思又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又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是古聖賢之貴思

也。故事有大焉。有小焉。有遠焉。有近焉。事之小而近。雖不思可也。大而遠。雖千百思之可也。何必再三之有。大氏宋儒之乏於深遠之思也。爲其所見誤之已。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古 馬融曰。衛大夫寧俞。諡曰武。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新 寧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此士是也。

古義 寧武子衛大夫名俞。武子事衛成公。事見春秋傳。此言寧武子處世之權。自合于君子之道也。人唯知邦有道則知之難。而不知邦無道則愚之益難。邦有道則上明下直。是是非非。無所忌憚。方是時也。固易用知以濟事。邦無道則上昏下詐。是非貿亂。方是時也。既不枉道以希合。亦不悻直以取禍。是爲難能也。此所以其知可及。而其愚不可及也。○盧氏一誠曰。古之豪傑。善自韜晦。以濟大事。如留侯之爲韓。梁公之爲唐。皆不可及之愚也。彼陳蕃王允。非不烈然而死。惟不能爲武子之愚。故徒殺其身。而甚之難。君子有遺議焉

徵 甚矣哉人之喜以賢知自見也。以至殺其身。以至棄其百乘之富而不顧也。夫殺其身棄其百乘之富而不顧也。豈不難乎。然其喜以賢知自見也。

徒救其身而已矣。徒棄其百乘之富而已矣。孥無以濟其事成其功者。無它故也。其心在賢知而不在忠也。其心在賢知者。止於淑其身而已矣。其心在忠者。仁之道也。嚮武子之愚。見取於孔子者。以此歟。然其愚之不可及。亦嚮武子之性也。孔子明言不可及也。人之至性。雖聖人亦不能及也。後世儒者不知此意。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古 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新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數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古義 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謂能裁義理而行之也。此門人記夫子之教大被萬世之由也。夫子當初周流天下。欲以行道至是而知其終不行。故欲成就後學。以詔道於來世。而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吾黨之小子志大而略於事。雖可與進於道。然恐其或過中正。於是欲歸魯而裁之。是教法之所以始立也。蓋三代聖人。其德雖盛。然與民共治。因時爲政。其教不得大被于萬世之遠。至於吾夫子。而後教法始立。道學

詩簡兮邶風

孟子盡心篇

始明猶日月之麗天而萬古不墜也猗嗟盛哉夫子之不幸然在萬世學者則實大至幸也

徵吾黨謂孔子鄉黨也狂簡蓋古言不可以簡畧訓之孔安國曰簡大也詩簡兮毛萇亦訓大孟子引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孟子又曰狂者進取皆無簡略之說蓋狂者志大而進取其成也速故曰斐然成章言文采可觀棄之遠游自悔之言也不知所以裁之者孔子不知也自悔其不知而欲歸以裁之也所以裁之謂方法孔子歸魯脩六經乃其方法也蓋孔子道不行於當世乃欲傳之後先王之道大非狂簡不能負荷所以思也朱註以其不及中行必欲見取意豈孔子思之意乎如孟子不總其初思孔子不措也趙岐以爲孔子思之朱子以爲不改舊習皆非矣孟子以琴張牧皮曾晳狂也家語有琴牢字子張趙岐謂琴張顓孫子張也其爲人踶跂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又善鼓琴號曰琴張然稱仲由子路則顏路連姓以別之字晳者三人則曾點亦連姓稱孔伋子思則原憲亦連姓稱呼之常也由是觀之琴張自牢子張自師岐說似失

孟子盡心篇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奚容箴字子晳狄黑字晳併點爲三人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古 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

新 伯夷叔齊孤竹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古義 相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怨之也」此明伯夷叔齊之仁蓋顯微闡幽之意夫清者之心必深念舊惡而至於絶物若清者而不念舊惡則非仁者不能也若夷齊之行自合於聖人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之心也其曰怨是用希者蓋稱其仁也孟子亦論伯夷伊尹柳下惠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足以相發明焉

孟子所載見公孫丑篇

崔 惡不仁伯夷叔齊之性爲然也不念舊惡惡不仁之不已甚也○念○不怨也○舊惡舊時之惡○乃有時去事移欲改而不可得者是舊惡也○且如楚滅同姓田氏篡齊至於昭王宣王之時○既爲舊惡孔子應聘孟軻游事○是不念舊惡也○然此在他人○亦非難事○特夷齊惡惡之嚴○如孟子所載則宜若念舊惡然而乃洒然如忘者○孔子所以稱之也○竇父翦商○豈無奪人國侵人地之事○西伯之時○周益强大○豈必復奪國反侵地○亦世移事

孔子又曰述而不作

孟子萬章篇曰伯夷聖之清者也

孔子曰陽貨篇匿怨本篇凱風小弁之辨見孟子告子篇史記伯夷傳

而不可如之何。而夷齊聞西伯作興。往而歸之。亦不念舊惡之一事耳。孔子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謂其得仁人而歸之正與此章之義相發。怨者。伯夷之怨也。朱註。人亦不甚怨之。是其意據孟子。以伯夷爲聖人。又其所見聖人如達磨。故不屬諸伯夷。而屬他人耳。殊不知怨者人情之所不能無也。孔子曰。可以怨。又曰怨而不怒。又曰匿怨而友其人。丘亦恥之。舜之怨慕。凱風小弁之辨。豈不然乎。且子貢明曰怨乎。史記列傳亦曰怨邪非邪。是伯夷本有可怨之迹也。希。微也。謂怨之迹不可見

孟子第十四章

孟子論見離妻及公孫丑篇

也。怨之迹不可見。故子貢司馬遷皆疑之。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是希字之義也。蓋伯夷叔齊以孤竹君之二子見稱。不得於其父。棄千乘之國。去而隱於海濱。於首陽之山。是伯夷叔齊之迹。爲孤臣孽子。故世人以怨疑之耳。然伯夷之不得於父。在惡不仁。蓋觀於武王戡商之後。以燕薊齊魯封其功臣。則紂同惡之國。多在東北。孤竹去燕不遠。必亦畿甸諸侯耳。伯夷乃不欲事紂。父知其心。欲立叔齊。而叔齊與凡同心。遂讓之仲子。故讓爲美德。而孔子不稱之。獨以不降志不辱身稱之。孟子

家語弟子行

文王敬忌見書康誥

王直著夷齊十辨載皇明文衡

亦明稱避紂及不立惡人之朝者原諸其心也然餓於首陽隱於海濱其迹似怨及於西歸於周享大老之養而後怨之迹洗然矣故孔子以不念舊惡表章之耳家語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者伯夷叔齊之行也不克者不忮害也不忌者無所顧慮也如文王敬忌及無忌憚皆此義家語所載益足想二子胸次脫灑毫無蒂芥也扣馬諫武王事明王氏辨其妄盡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古 孔安國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孔安國曰乞之而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

新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醯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而爲己之所蓄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狥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古義 微生姓高名魯人也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醯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而爲己之所蓄以與之故夫子譏其不得爲直也人之乞物有則當與無則當辭倘再三乞而不止則窮乞諸人而與之亦豈不可而微生高方人之乞醯其家無有而乞諸其鄰以爲己物而與之不直甚焉聖人最嫉世之釣名掠美傲然以自高者若微生高是也彼曲意狥物其事雖小然不可與入君子之道也夫子譏高之不直亦惡鄉原亂德之意也

徵 微生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於鄉孔子亦愛

憲問篇曰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之孰謂微生高直似謂非直者蓋反言以戲之耳親之至也意者孔子家乞醯曰或者佯爲不知皆戲言也家偶無醯而乞諸其鄰以應人需（ウケ）干何直不直故知其爲戲也若使非孔子家乞之而他人乞之是自瑣事孔子何與聞其事乎以瑣事而譏人閭巷間匹夫匹婦之事豈可謂孔子有之乎故知孔子家乞之也微生畝待孔子甚倨高必其族故知其爲鄰人也門人錄之者蓋以見孔子處鄉黨愷悌親人也且直高以直自持亦悻悻自好者一且孔子家乞醯而高不忍使其人空返乞諸其鄰

存疑一說孰誰也言今之人有誰謂微生高直者嘆人不知其直也因舉乞醯一事委曲用意如此宜狗迹不謂其直而諒心者深信其直也

鄰人之子八佾篇

而與之者是不與其平生所爲相似也孔子戲言以喻之使其知凡事不可徒直亦教誨之道存焉後儒不學詩不知言遂謂高用意委曲衒名沽譽故孔子譏之陋哉亦高儕輩耳明儒又有以孰謂微生高直爲人不識其直者然此與孰謂鄰人之子知禮語勢正同則不可從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古 孔安國曰足恭便辟貌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大史孔安國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

新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

正字通足又御讀苴去聲過也

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古義 朱氏曰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其所恥有深合于聖人之心故曰丘亦恥之亦竊比老彭之意此承上章之意而類記之其務飾於外而內實無誠者聖人之所深嫉也若左丘明之所恥實皆用意挾私不由直道在學者有甚於穿窬之盜者故聖人戒之

徵 足恭孔安國曰便辟貌其人去孔子時不甚遠必有所受邢昺解其義曰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未知是否又曰一說足將樹切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也朱註因其音而換其義曰足過也然二說皆無據字書將樹切又引管子足本法言足言足容殊爲不類將樹切它無所用亦爲譸音祖當從孔說讀如字而不必深求其義可也理學家妄以中爲妙道動以過不及爲說段使過恭果爲可恥則正考父一命僂再命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豈非過恭邪大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豈不君子乎可謂妄說已此章意左丘明質直好義孔子美之其曰丘亦恥之者亦吾與女不如願爲之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仁齋先生乃觀此章及人之生也直類動拈直字殊不知直亦一德豈可槩一切乎如直在其中聖人不執一直字後世昧乎一貫之義遂爲一槩之

足恭象恭也法言吾子篇足言足容又管子五行篇苗足本注足猶擁也正考父鼎銘見左傳昭七年大象易小過

吾與女不如本篇願爲之宰已見直在其中子路篇

韓進學解左氏浮誇

後儒說見大全朱子說及鄭夾漈氏族誌宋王曰登徒子好色賦

說耳○孔安國又曰○左丘明魯太史○則是作左傳者○豈有異人○程子乃泥韓愈浮誇之言○以爲別人而曰古之聞人也○後儒遂曰○左丘姓明名○皆無謂臆說○不足信矣○宋王曰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豈可以其文而疑其人乎○且左傳之文○乃史之妙者○宋儒昧乎文○其以爲浮誇○宜矣○夫詩易列六經○而詩嫌誨淫○易類詭譎○段使不列六經○則程子謂之何○世微左傳○孰知春秋之意○丘明之功○偉哉○大氐道學先生○妒心頗多○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安信懷爲我三之字指人物

安信懷爲我三之字指人物一說三之字屬我安信懷爲彼

古孔安國曰憾恨也」孔安國曰不以勞事置於人」孔安國曰懷歸也

新盍何不也」衣服之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

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

先觀二子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古義蓋何不也衣服之也伐猶黨同伐異之伐無善者言不戕害人之善也勞事也言勞事非已所欲故亦欲無施之於人也老者志痒故安其意而使無憂虞也朋友易離故堅守信而不相遐棄也懷來之而爲其依歸也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卽其所行行卽其所言苟躬行有所未至則不敢輕以路欲篤於朋友而無一毫鄙吝之心顏子欲成人之善而不施勞事至於夫子則欲凡人之接我者無一不得其所若子路之言固善矣然徒有與人共之之功然未見物各得其所之妙若夫子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著力然後能之蓋子路義也顏淵仁也夫子造化也猶人在於天地之中而不知天地之大也大矣哉

徹車馬衣輕裘衣如字朱註去聲不識古文辭者矣馬而言敝亦有疲敝之義無施勞孔安國曰不以勞事置施於人置施蓋漢時言未詳其義豈已則憚勞不爲留以施於人之意歟朱註施亦張大之意不知何據不施勞事於人其義自美何必改焉邢昺疏老者安已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已待之以不欺也少者歸已施之以恩惠也是朱註後說甚優朱子更設前說者其意謂季路顏淵皆以工夫孔子獨以效驗則似不倫故也是自朱子意見豈識孔子時語意乎夫志者願也欲得其所未

夫子與點先進篇

子路者曾子所畏孟子公孫丑篇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得者也如三子言志則以出言此則以處言故有不同程子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此誠然秖子路以輕財利言之顏淵以輕功伐言之皆主一端至於孔子則無事一端是所謂大也程子又謂子路勇於義亞於浴沂者也此睹夫子與點之言而妄意曾點優子路夫子路者曾子所畏也其材德何必不及曾點哉夫子所與者與其志已曾點之材不可考則優劣之說皆臆斷已又曰顏子之志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舟與萬物是誠然然

或謂文林莫旨說

出於有意者豈必畀下哉顏子之志大禹之德也孔子之志堯舜之化也宋儒務詆佗乎有意無意之辨原其所由來亦莊禪之遺矣學者其察諸又按子路或稱季路季其字也或謂仕季氏故稱季路妄哉豈謂婁敬之陋肊自孔門邪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古包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新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數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數之其警學者深矣

不貳過雍也篇

古義 朱氏曰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之於過也憚改而必文苟能見其過而內自責如訟者之心計人之非而不少假借則其悔悟深切纖毫無遺非實好學者豈能然乎夫子歎其終不得見則可見天下非無好學者而眞好學者之甚勘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稱爲百世之師宜矣

徵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顏子不貳過益顏子死後少見此人家語稱弟子之行

古無注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古義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好學之甚難得也學問之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新 十室小邑也言美質之人無處而不有至於好學之人則天下鮮矣」此歎美質之易得而好學者之甚難得也學問之至千載之下而可以是非千載之上以七尺之軀而可與天地並立而參故好學之益不可量也夫子以生知之聖而復曰好學者益道本無窮故學亦無窮故聖人之學賢者有賢者之學學者有聖人之學學其造道愈深則好學愈篤唯夫子爲能好學而益見其度越乎群聖人也」論曰舊解有至道難聞之說亦一旦豁然之意益聖門之學以道德爲本而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故有進修之可驗而無了悟之可期後世專以理爲主而以一旦豁然爲的於是實德愈病而與聖門之旨日相背馳學者宜鑒焉

徵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句絕焉於處切屬

詩大雅烝民篇

下句。此衛瓘讀見邢昺疏蓋孔子門人或有仕爲邑宰而不興學。乃以人不好學爲辭者。故云爾。十室謂其極小者。必者懸斷詞。言雖極小之邑。必有忠信如我者。則豈無好學者哉。特未使其學焉耳。苟使學之。必能好之也。孔子屢以好學自稱。人亦以此稱之。故皆以我言之。夫學者。人之天性也。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有一美。人必倣效。聖人循此性而建學問之道。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悅好也。若使人性不好學。則烏能悅之。如舊說焉屬上句。則孔子以好學自負。而懸斷其必不好學。

可謂謬矣。朱註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忠信誠美質。然孔子之意則不然。孔子豈以美質自居乎。蓋忠信者中庸之德。乃非甚高難行之事。故以自稱。又曰必有耳。忠謂爲人謀而忠也。信謂與朋友言而信也。後世忠信字義不明。故詳之爾。

田軽塾藤長遠軍平印

論語徵集覽卷之五 終

遠藤圖南之